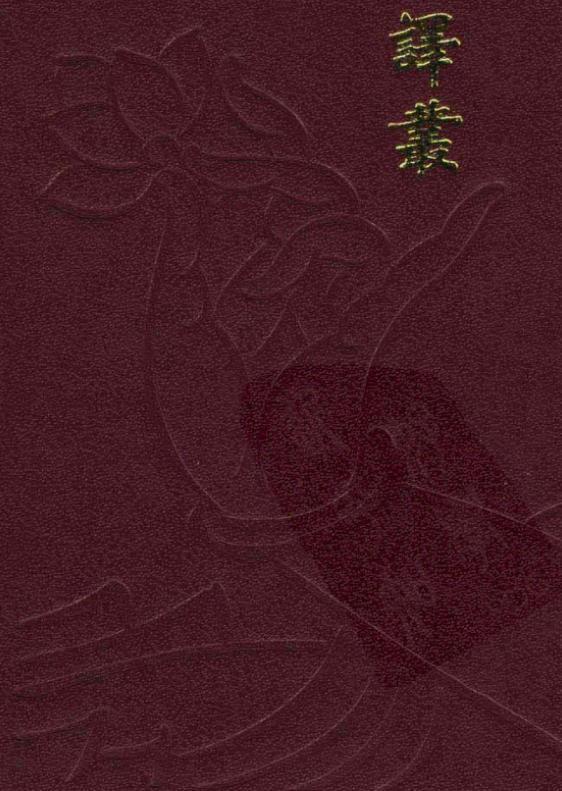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名義大集（上）

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十二冊

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上）

榊亮三郎編著



中國書店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PDG

本册說明

「翻譯名義大集」是用不同語言所揭示的佛教用語集。其成爲現在這樣的形式，曾有一段輾轉演變的過程。最初，此書只是梵藏兩種語文的對照本，後來又陸續加上中文、蒙古文，以及日文。本書是日本榊亮三郎所編著的梵藏漢和四譯對校本。

相傳本書形成於九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葉，學術界開始對這部書有興趣，由於當時沒有影印機，而且印刷技術也不如今日之普及，所以學者們發現此書之後，不少人都用抄寫的方式來收藏。當時傳抄此書的學者有：

(一)佛庫（E. Foucaux）與朱利安（S. Julien）從聖彼得堡大學所抄出的寫本。佛庫抄寫此書的梵、藏文，朱利安抄寫中文與蒙古文，此一寫本被珍藏在法國巴黎的國民文庫。

(二)其後，日本南條文雄赴歐洲遊學時，曾抄寫其中的梵文與中文。此一寫本携回日本後，日本學者們曾競相傳抄。

(三)稍後，日本渡邊海旭又從德國抄出此書的梵、藏、與中文部份。

除此之外，歐洲學術界也有少數人曾用印刷的方式來流通此書。但是印行的部數都極有限，因此流通不廣。大約六十年前，日本的荻原雲來（1915）與榊亮三郎（1916）分別在日本整理刊行此書。

此書是將四種代表同一意義的各國佛教用語彙於一處，事實上就是一部四種語言的佛學辭典，對一個佛教研究者而言，這部書當然有相當程度的作用。因此我們樂於將它介紹給廣大讀者。

榊亮三郎編著

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上）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梵藏和漢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序

神亮三郎

「翻譯名義大集」原是梵藏對照的佛教大辭彙。藏語稱爲 Lo-paṅ mañ-pos mdsad-paḥi bye-brag-tu rtogs-par byed-pa chen-po，或略稱爲 Bye-brag-tu rtogs che 書名原意是指由多位學者及譯官共同編纂的大辭彙。在西藏翻譯佛典最隆盛的時代，從印度入藏的碩學高僧，採錄佛教經典中的常用語句，類別成二百八十餘章，再經西藏譯官把它譯成藏語，並整理成梵藏對照的辭彙，作爲有意翻譯佛典的人的永久準據，這就是本書。

此書的編纂時代，古來相傳是在公元第九世紀。由本書第六十五章中列出的九十餘種經典名稱來看：或爲華嚴部經典、或爲般若部經典、或爲說一切有部律，其種類至爲雜駁，都是公元九世紀以後所譯出的。且由列名譯場的印度學者來看：如蓮華戒（Ka-mala-cīla）、勝友（Jina-mitra）、戒主覺（Ch-lendra-bodhi）、無邊吉祥（Ananta-cīla）、蓮華藏（Kamala-gupta）、業鎧（Karma-varman）、智

成就 (Jñāna-siddhi)、智藏 (Jñāna-garbha)、布施戒 (Dāna-cīla)，則都是公元第九世紀或更早以前遠蹈雪山之雲從印度入藏的人。

八世紀末葉，是吐蕃對唐作戰得勝的時代，到第九世紀，與唐和親，承續戰勝的餘烈，吐蕃國運正有沖天之勢。尤其是赤松德贊王 (Khri-sron-ldebs tan ral-pa chan) 時代的翻經事業，在王者的保護之下，極為隆盛。二百餘年前，藏語既無文字亦無典籍，僅有結繩記日的樵牧之語。但這時竟發展成能翻譯般若、華嚴、唯識等玄遠的思想概念。以最缺乏語典上的變化、連綴字法也尚未固定的語言，翻譯最富有語典上的變化的語言，其混雜的情形，真難以想像。因此固定綴字法和固定譯語，是當時的急務。所以，印度學者與中國西藏譯官，依照當時一般的趨勢，編纂梵藏對照的辭彙，是毫不足怪的。

宋元之交，藏傳佛教漸漸傳播到中原與蒙古。到了元代，有不少喇嘛學僧在中原翻譯藏語言經典為漢語，喇嘛教在中原與蒙古的根柢漸漸牢不可拔，所以「翻譯名義大集」開始在中原與蒙古的佛教徒間流傳。不知在以後的那個時代，出現了中文與蒙文的翻譯。於是本來只有梵藏兩體的「翻譯名義大集」加上了漢蒙兩譯，乃成為四譯對照的佛教大辭彙。

此書的蒙古譯暫置不提。就漢譯本而言，我個人認為：這不像藏譯本之爲定本，倒像是學者的未定稿。該稿在經過許多喇嘛學僧輾轉傳寫之際，執筆者基於自己所見，隨意記入譯語，其中有正譯也有誤譯，頗爲雜蕪。這在俄國聖彼德堡大學圖書館所保存之五譯對照「翻譯名義大集」的寫本中，可以明顯的發現；本書卷尾附錄第二號照片，也可以窺見其一斑。

此書漢譯部分所使用的語言，雖然也有唐宋以前所譯出之佛典中的用語，但是大部分却都使用元代以後的俗語或時文。如「指環」的梵語 *Āṅgulīyaka* (6026) 譯爲「戒止」；「善洗濯」的梵語 *Su-praksārita* (2597) 譯爲「好生洒掃」；「使他洗」的梵語 *Dhāvayet* (9258) 譯成「着人洗」，即其譯例。讀者參閱本書第二百二十六章全部，尤其是第五千四百零四號以下至五千四百九十一號的漢譯，必能知之。而且，不只是意譯，即使是音譯的文字中，也往往有唐宋時代的譯經中絕看不見的文字，如「囉」字、「啞」字、「叭」字等。從這些事實可以證明「翻譯名義大集」漢譯的時代，是在元代以後。若容我發表私見，則「翻譯名義大集」漢譯部分的完成，我以爲是在清朝時代。它並不是成於一時代一學者之手，最後的潤筆者，應不外雍正乾隆時代的前後。但這是個

人感想，不是定論。本書漢譯部分所使用的語句，不論是來自元明清三代中的那一個時代，對嫺熟元代以前佛典的大部分日本學者而言，往往很難解釋得明白。

距今九十多年前，公元一八二二年，匈牙利的西藏探險家周馬德可樂斯（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進入西藏，研究文學與宗教。到一八三一年，他入藏後的第三年，始知在藏文大藏經丹珠爾藏（Bstan-hgyur）、經部（Mdo）中存有梵藏對照佛教辭彙。這是歐洲的東洋學者，首次確知有本書的梵藏對譯本存在。

再經二十餘年，至一八五三年，俄國東洋探險隊於偶然的機會中，在中國北京獲得本書的梵藏漢蒙對譯寫本，於是把它收藏在聖彼得堡帝國大學的圖書館，此即今藏於該館的二五一四七號寫本。這個寫本，讀者參閱下文譯出的明那耶夫（Minayeff）博士的序文和附於卷末的第二號照片就可以知道：它用朗查文和藏文兩種不同文字寫同樣的梵語，其次用藏文記其藏文譯語，再加上漢蒙兩譯。所以，就用語而言，本書是四語對照；但就文字而言，則是五語合璧的寫本。這個寫本傳到歐洲以後，歐洲的東洋學者，始知在梵藏對照的「翻譯名義大集」以外，還有梵藏漢蒙

四語對照的「翻譯名義大集」，但是可惜未曾加以利用。

史丹尼拉斯·朱利安是歐洲漢學的開拓者，在當時法國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擔任漢學講座。他極費苦心地將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記譯為法文，為了參考，他一直盼望能得到梵漢對照的佛教辭彙。他透過許多途徑仍然不能如願，在即將絕望之際，由友人喀桑大學的蒙古學教授約瑟夫·珂夫烈浮斯基處，獲悉此五體合璧的寫本在聖彼得堡大學。他得到俄國政府的許可，將該書從俄京借到巴黎，在同事佛庫博士的協助下，花費很大的力氣將它用心抄寫完畢，這就是現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寫本部（Département de manuscrits）所藏的寫本。

但是當時歐洲對梵文佛典的研究猶屬草創時期，不如今日之盛。而且「翻譯名義大集」的梵語部分，在丹朱爾藏的版本與俄國聖彼得堡大學及外務省亞細亞局的寫本間，皆有許多紕繆，且彼此間有些出入異同，許多地方常常不能確定何者為對。即使以佛庫博士對斯學的造詣，協助朱利安博士用心抄寫其梵文西藏文，然而有些滯碍難通的地方，在兩博士的手寫稿本中也不太明白。

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擔任俄國聖彼得堡

帝國大學教授的明那耶夫博士，是歐洲的印度學泰斗，尤其精通巴利文佛典與梵文佛典。他早有出版「翻譯名義大集」的企圖，便以該大學所藏的寫本爲底本，參照各種版本和寫本，以數年的鑽研，終於在他去世前三年，即一八八七年，經該大學語言歷史科的決議，在以「佛教之研究與資料」爲題之叢書的第一套第一卷，將「翻譯名義大集」的梵語部分與梵文的「文殊所說真實名義經」等共同出版。從此以後，數百年來存在於各寫本和版本中的梵語紕繆，加以滌盪清除，大體上得以正確的恢復其樣貌。從此又廣爲一般梵語學者所應用。

明那耶夫博士的著書出版前幾年，即距今三十多年前，日本梵語學研究的前輩南條博士，爲了研究梵文學而滯留在英國。當時他得知佛庫和朱利安博士手寫的四譯對照「翻譯名義大集」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遂與亡友笠原研壽師一同從英國赴法國巴黎，得到法國政府的許可，將該書借到巴黎的日本公使館。他在十日之間，抄錄其中的梵漢部分。博士回國後，有很多門人和知友傳寫他的手抄本。據說大谷派本願寺所屬大谷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一本，可惜我尙無機會見到。本派本願寺所屬佛教大學的圖書館也藏有一本，此即編號爲止部第二十一架第六號的五冊寫本。這是

圖書館長高野長明師，親自傳寫伊豫加藤正覺師的抄本而來的。此外，我的知友親朋間，珍藏有梵漢合璧的「翻譯名義大集」寫本的人，也不只二三人。日本古來相傳的梵語辭彙，有義淨三藏撰「梵唐千字文」、禮言（？）大德撰「梵語雜名」等，總共不過三四種小冊子。到現在有語句近萬的梵漢對譯的佛教大辭彙，這實在是拜南條博士和笠原研壽之賜。

十多年前，我向佛教大學圖書館借出該館所藏的寫本，加以詳細檢討。當時，我頗驚異於該書有許多地方的漢譯的意思與梵語的意義不太符合，且其音譯有時亦與梵語的發音完全不同。例如薄伽梵的梵語 *Bhagavān*（1）漢譯把它義譯成「出有壞」；梵語 *Anucerate*（7440）沒有漢譯成「彼等隨眠」而譯為「成滿」；*Hārītaḥ*（3449）音譯成「章俄卜」等等；尤其是 *Pāṇḍavah*（3656）譯成「賓陀波男」吾人固可以瞭解其意，可是又譯成「思加星男」則我們只憑梵語的知識實在不能瞭解。

明治四十年，我經海路抵達法京巴黎，五月，到巴黎國立圖書館寫本部，得以翻閱佛庫、朱利安兩位博士的手寫本，才知道：*Bhagavān*一語的西藏譯 *Bcom-Idan-hdas* 正相應於漢譯的「出有壞」；*Anucerate* 的西藏譯 *Rgyas-par hgyur-ba* 相應於漢譯

的「成滿」；另外 Hārītaḥ 的藏譯 Ljañ-sñe-hi bu，「章俄卜」即其音譯；Pāṇḍava 的藏譯是 Skya-baen-gi bu，「恩加星」只是 Skya-bseñ 的音譯，而不是指天上的星星。始知本書大部分漢譯是由重譯藏譯而成，並非直接譯自梵語。積年滯疑乃告渙然冰釋。

於是我想，在日本佛教學者中，手抄梵漢對譯「翻譯名義大集」而珍藏寶愛的人，當難免有如余之以爲本書漢譯係直接自梵語譯出的，所以立志回國以後一定要出版本書的梵藏漢部分。近一年來，在法蘭西學院、索爾邦奴等地以出席烈維、佛樹、菲諾、優比亞、莫斯、梅耶諸先生講筵之餘暇，出入於國立圖書館，遂將寫本完全抄寫完畢。其間又託巴黎書肆，購買到當時已經絕版的明那耶夫博士的版本。

明治四十三年，我從歐洲經印度回到日本以後，與幾位朋友共同從事於本派本願寺前法主大谷光瑞伯派人在中亞發掘出來的文書之調查工作，以致不能專心於本書的出版。大正元年九月，始以巴黎手寫本爲底本，涉獵明那耶夫博士的版本及各種梵文佛典，更參考漢譯佛書，檢索本書的出典。大正二年四月，在古義真言宗聯合京都大學發行的學術雜誌「密宗講演」上發表第一章，後來「密宗講演」更名為「密宗學

報」，仍繼續刊載到第六十七章。

其間，我得知在大谷派大學的圖書館所藏的北京版丹珠爾藏中，在經部第一百二十三函第二二三頁至三四五頁存在有梵藏對照的「翻譯名義大集」。蒙該館館長山田文昭師的好意，讓我把該書帶出館外，保管於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的研究室。仔細地與我的稿本相比較，發現彼此間有異同出入，而其脫簡又少。由此再回頭來與在「密宗講演」、「密宗學報」已出版的部分相比較，又有多多少少的異同。且我對已出版的梵語部分，發現有不太滿意的地方，所以乃暫時中止出版，而全面更改原稿。

大正三年九月，由於以前的關係，我把新稿本全部託京都六大新報社印刷所承印，翌年八月大功告成。由於這種印刷在京都是屬於未曾有過的事，所以，使印刷職工習慣此事頗為不容易，幸虧所主平澤先生的盡力與職工們的勤勉，使此困難的印刷工作進行得很好而沒有重大的錯誤，這是我所衷心感謝的。此外，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的教授會決議，要補助本書的部分印刷費用。還有古義真言宗聯合大學的執事者承諾擔任本書的發行者，也使我覺得很光榮。但是稿本仍有誤謬之處，校正也有遺漏，在將近四萬個語句中，大約可見到一百多個誤謬，這與歐洲的同種出版物相

比，令人頗覺慚愧。

本書另有第二卷，收有考異、梵語索引、日譯說明的補遺等。由於種種原因，現在仍然不能印刷。希望以後再版時，能夠附出，並能有嚴密的校正，盡力使誤謬減少。

在本書發行以前，關於「翻譯名義大集」在歐洲與日本發行的書籍有：

1. Minayeff (I. P.), *Buddhism. Issledovaniya i Materialui. Sochineniye I. P. Minayeff. Tom I. Vniusk II. Sankt-peterburg 1887.*
2. Mironoff (N. D.), *Mahāvvyutpatti. Bibliotheca Indica XIII. Sankt-peterburg 1910-1911.*
3. E. Denison Ross & Satie Chandra Vidyābhūṣaṇa, *Sanskrit-Tibetan-English vocabulary, being an Edition & Translation of the Mahāvvyutpatti by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Part I. Calcutta, 1910.*
4. 荻原雲來著、梵漢對譯佛教辭典、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發行、東京小石川區原町六番地丙午出版社

以上四種中，我出版本書時所參考的是第一種：明那耶夫的著書。第二的米羅諾夫的著書和明那耶夫的著書沒有大差別，明那耶夫的誤謬，依然在其中存在，所以我不常參考。但占此書第二卷大部分的「索引」，對我檢出明那耶夫書中所收的梵語有很大的方

便，爰表謝意。

第三的羅絲先生等人的著書，是一九一〇年十月，孟加拉亞細亞協會出版的喬瑪·得·珂羅斯的遺稿，但也常附有羅絲等人的意見。全書只有一百二十七頁，僅收「翻譯名義大集」的三分之一，而其所收的是「翻譯名義大集」中最簡明的部分，所以我也未加參考。

第四荻原先生所著書中的梵語部分，是以米羅諾夫的著書爲底本，而加上一些修正。其漢譯部分，附加了著者自己在漢譯佛典中所檢出的漢譯用語，尤其在註記部分，著者傾其平生的蘊蓄，寫下種種意見。但是我收到著者送給我此書時，我的稿本已經大部分印刷完畢了，所以，很遺憾，這本有益的參考資料不能加入本書之中。

到本書出版爲止，我參考的書目如下：

- 1 Apte (V. Sh.), 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oona. 1890.
- 2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3 Bendall (C.), Āikṣa-zamuccaya. Bibliotheca Indica I. St.-Petersbourg. 1897-1902.
- 4 Boehtlingk (O.), Das Sanskrit-Woerterbuch in kuerzerer Fassung. St.-Petersbourg. 1879.

- 5 Cata-sa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6 Childers (R. C.) 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 London. 1875.
- 7 Cowell & Neil. Divyāvadāna. Cambridge. 1886.
- 8 Das (Sarat Chandr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dited by Sanderberg (G.) & Heyde (A. W.), Calcutta. 1903.
- 9 Dutt (U. C.), The Materia Medica of the Hindus. Revised edition Calcutta. 1900
- 10 Fear (Léon), Analyse du Krandjour.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Tome II. Lyon. 1881.
- 11 Finot (Louis), Le Prātimokṣa-sūtra des Sarvāstivādins, texte sanskrit. Journal Asiatique, 1913. P. 465-558.
- 12 Foucher (A.),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Bouddhique de l'Inde d'après des documents nouveaux. Paris. 1900.
- 13 —,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Bouddhique de l'Inde d'après des textes inédits. Paris. 1905.
- 14 Gaṇḍa-vyūha,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15 Jäschke (H. 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881.
- 16 Jhalakīkar (Bhīmācārya). Nyāya-koṣa. Second Edition. Bombay. 1893.
- 17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Madhyamika-vṛtti. Bibliotheca Indica. IV. St.-Petersbourg. 1903-1910.
- 18 Lāṅkāvatāra-mahāyāna-ratna-sūtram,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19 Lefmann (S.), Lalita-vistara. Erster Theil. Halle a S.. 1902.
- 20 Lévi (Sylvain), Asanga's Mahāyāna-sūtrālaṅkāra, édité et traduit d'après un manuscrit rapporté du Népal. Paris. 1907-1911.
—, Observations sur une Langue précauonique du Bouddhisme. Journal Asiatique, 1912. P. 495-514.
- 21 Peñca-rakṣā, texte inédit de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Kyoto.
- 22 Schmidt (I. J.), Bkañ-hgyur-gyi Dkar-chag, oder der Index des Krandjur. Sankt Petersburg. 1845.